



七十年代
的
小镇

Q I S H I N I A N D A I D E

X I A O Z H E N

杨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七十年代的小镇

杨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十年代的小镇 / 杨琳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059 - 8623 - 7

I. ①七…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2725 号

七十年代的小镇

作 者: 杨 琳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李金玉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校对: 宋晓燕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刷: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 - 65933115 (总编室), 010 - 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suj@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8623 - 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题记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喜欢跟我讲家里过去的那些事情。那时候没有电视，一两个月才能看到一场露天电影，麻将、牌九这些东西也被当作“封资修”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以对于一个小镇上的人们来说，最大的消遣就是打讲谈天了。

夏天炎热的晚上，家家户户都会把竹床竹椅搬到街上，点上一根黄色的像棍子一样的蚊香，斜搁在竹床脚下的横档上，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就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拉着家常，享受着炎炎长夏里这点难得的清闲时光。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呢，照例会不知疲倦地在竹床竹椅间冲杀一阵，然后就躺在竹床上听大人们讲古论今，直到迷迷糊糊地被家长抱到床上，进入梦乡。

然而到了冬天就没有这般热闹了，吃饭的时候已经掌灯，吃完饭洗完脚，门外已是漆黑冰冷，大人就不让出去疯了，这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围着火缸烤火，把身上烤得暖暖的，等着钻被窝睡觉。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是一段寂寞难耐的时光。所以这时候我的心不是在上隔壁的洋地主家就是在下隔壁的毛妹家。洋地主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加上他，他妈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那一份热闹，怎一个吵字了得。毛妹也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加上她爹爹妈

妈、公公和老公公，家里也有九个人。而我们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有外公、我和母亲三个人。正因为隔壁的热闹，更衬托出我的寂寞，这时候，母亲就会一边缝袜底，织织补补，一边跟我念叨一些家里过去的事情，比如说外婆多么多么不容易，舅舅多么多么造孽，爹爹又是多么多么的可惜等等。很多事情我虽然不懂，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最能引起我遐思的，是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母亲说，它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小时候，房子非常非常大，从前门到后门，有上百米，出了后门经过一个窄窄的巷子就到大祠堂和聂公庙了。那时候这所大房子里住着罗婆婆家和我们两家人，临街的铺面我们占两个开间，罗婆婆家占一个开间，外公开药铺，罗婆婆家开南杂铺，大家各进各的门，进去以后两家就变成了一家人。中间是天井，两边是各家的睡房；天井进去是第二进，中间一个厅屋，两边还是房子，厨房和柴房在里面的天井两边。那时候烧柴火，要保证一大家子能吃上饭，就非得有一个柴房来储存柴草不可。柴房后面是第三进，有一个小天井，然后就是后院了，中间一个小院门，左边是两家的厕所，右边种了一棵青翠的栀子树。母亲还记得，每年栀子花开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是香的。每天早上，她就和二姨背着书包从后门出去，经过那个窄窄的巷子到祠堂的学堂里去上学。我心里是特别喜欢那些带天井的房子的，就像下下下隔壁的兰姑家，她们家的天井四周砌着方正的石头，中间铺着整齐的鹅卵石，里面还用白色的小石头砌出了漂亮的图案，角上种了一棵金橘树。

我遗憾地问姆妈：“那我们的天井都到哪里去了呢？”不仅仅是天井，我们的房子也远远没有母亲所说的那么大了，充其量也就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吧。地面是泥巴的，房子是木板的，冬天即使关上门也是四从来风。而她所说的大祠堂更是了无踪迹，那里已经成了团结生产队的晒谷场。聂公庙虽然还在，但早就没了香火，里面破败不堪。母亲说，她小时候，庙里经常唱戏，哪里来的戏班子都有，热闹得很。

“都是因为五四年发大水啊！五四年的那场大水，把梅田水库都冲倒

了，老街上的这些房子也都倒了。那时候的房子是土砖砌的，水一泡就都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的那所大房子，其实并不是我们家的，是我们和罗婆婆家租的，房主叫刘卓，是三中后面何家湾的一个地主。母亲说那时候她还小，只记得刘卓每次来收租都拄着一根文明棍。我们家这边的租金是大批20担谷，小金每年12担谷。大批是押金，租约到期后奉还；小金就是房租了。房子倒了以后，原来的房主们也都没有力气再盖了，住在街上这些租房子做生意的人，就凭自己当时的力量，盖起了现在这些全木质结构的房子。“那时候家里没有劳力，舅舅又犯了病，所以没办法，只盖起来前面这几间，后面那些地，都被别人占走了。”难怪洋地主家的房子进来以后就拐到我们家的后背去了。但毛妹家就特别大，后面还有一个特别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写的百草园一样的大园子，毛妹的公公在里面种一些麦冬之类的药材，园子四周围着围墙，靠里面的墙根处，有一棵特别爱开花的芙蓉树。

“没办法，那时候外婆外公可真不容易哩，房子倒了，药也泡坏了，家里什么都没了，舅舅又发了病，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哩，哪里有能力去盖后面那些房子哟。外婆带着舅舅去浏阳、醴陵和乡下的庙里看病，都是靠着她那一双小脚走着去的哩。”我那时候是看过隔壁罗婆婆的小脚的，天井虽然没有了，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后院，我经常从后院跑到罗婆婆家，再从前门跑回我们家，有时候就会有幸看到罗婆婆坐在灶间里洗脚的情景。她一圈一圈地揭开那条长长的裹脚布，我就看到了一双与我和姆妈的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罗婆婆的脚没有脚趾佬！我不得不问她：“罗婆婆，你的脚趾佬到哪里去了？”“脚趾佬呀，在这里哩。”罗婆婆扳起自己的脚板，指给我看。我吃惊地看到，她的五个脚趾佬竟然全都趴在那个小小的脚板上，和脚后跟形成了一个平面。我跑回去问姆妈：罗婆婆的脚为什么是那样的？姆妈说罗婆婆的脚不叫脚，叫三寸金莲，只有过去大家闺秀家里的小姐才缠得出罗婆婆那样秀气的小脚。关于三寸金莲的含义，我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但是母亲说

起外婆靠着一双小脚天南海北带着舅舅去看病，其中的不易，即便是在我那小小的心灵里，也是可以深刻领会的。

“你舅舅啊，真是可惜了哩，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论读书，这条街上没有哪个能读得过他的，初中考上了浏阳一中，高中考上了长沙的妙高峰中学，那可是全湖南省百里挑一才能考得上的学校哩。那时候的舅舅，真是给外婆外公长了脸哩。每年放寒暑假，人还没到家，农业社的江队长就来喊他帮他去丈田，居委会也早早派人来喊，叫他去扫盲班教夜校、教唱歌。他还会打篮球，是学校里的篮球队长，那球打得数一好。舅舅还会拉胡琴、吹笛子、吹口琴，他英文学得好，还演文明戏哩，学校排演《白毛女》，他扮的大春。唉！谁都没想到，谁能想得到呢？年纪轻轻的，还只有一十九岁，竟然得了那个病。真是作孽哦。你舅舅这一病，就整整病了一十九年！”母亲说这些事的时候，我的眼前会出现一些画面，但无论如何都不是舅舅打篮球、拉胡琴、扮大春的画面，因为从我记事起，舅舅就被关在一个类似班房的小屋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没办法，不得不那样哩，他是个疯子，发起疯来谁都不认得。你不晓得，你外婆挨了他几多打哟。”母亲说这些事的时候语气虽然平静，但最后也会轻轻叹息几声，“大家都说，好人命不长哩。你爹爹，杨铁钢，一个几好的人哟，唉！那颗子弹真是瞎了眼哩！”

我一生中只见过父亲四次，三次是他过年回家探亲，一次是母亲带我去天津探亲，我对于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那张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里。在那张照片里，我才一岁半，而他去世时，我才三岁零四个月。我只知道他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在石油单位工作。他是因公牺牲的，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枪走火事故。“你爹爹好聪明哩。”这样的句子经常会从认识父亲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后来我上学了，期末考试拿回两个一百分，邻居们就都说：“这个妹子，会读书，像她爹爹哩。”凡姑姑也说：“你爹爹读书的时候，我从来就没见过他的一张纸、一支笔，没见他写过作业，但他年年都是第一名，他就是

有这个本事哩。”但是，好人不长命呀！这是人们谈起父亲的时候，最后总要说起的一句惋惜的话。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到了一九八〇年，我16岁，高中毕了业，因为太贪玩，没考上大学，就离开母亲，离开家乡，去了那个完全陌生的北方城市，天津。这里的渤海石油公司地质调查处，就是父亲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按照政策，我以顶替的名义在这里参加了工作。慢慢地，就没有机会听母亲讲那些事情了。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每天昏头涨脑地忙着自己的生活，渐渐地，就把以前的那些事情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条关于物联网的新闻。

有了物联网，人们在外地就可以远程控制家里的电器，包括电动窗帘、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冰箱能够记录存储的物品，如果鸡蛋吃完了，通过冰箱上的电脑就可以通知超市补货，超市将鸡蛋配送到家，网银自动结算，而我们可以足不出户。

信息化革命，智能的创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多么巨大的便捷！为这日新月异的科技，我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而这时候，70岁的母亲却在一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以前的那些事情，要是有人能写下来就好了。”我突然意识到，母亲虽然不明白物联网的含义，但是，她一定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她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创新！创新！这个时代所迸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创新激情，让过去的生活动活间就与我们相隔了十万八千里。

在那一刻，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小时候母亲跟我讲往事的情形，我突然异常地想念起那个小镇，那些木质结构的房子，那条铺着大石板的老街，和我们在那条老街上一成不变、自给自足、慢条斯理的生活。

那是一段永远停留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七〇年的元旦，大姨的三儿子小毛哥来到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十字街口的高音喇叭高亢激昂地播送着元旦社论，小毛哥就自豪地说：“毛主席说了，到了一九八〇年，中国就要实现机械

化了。”我记得这个美好的愿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极端美好的冲击。

“那以后就像电影里一样的，犁田都开拖拉机了？”我放下饭碗，向往地问道。在我的想象里，机械化就等于拖拉机，而那些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在我的心目中，更是让人无比地神往。

“不光是拖拉机，到了那时候啊，犁田有犁田机，栽禾有插秧机，割禾还有收割机呢，社员们坐在这些机器里，就能把田都种了。”

“这是毛主席说的？”母亲也兴致勃勃地问。

“当然了！”小毛哥十分肯定地说道。

那个时候我怎么能想到，三十年后，我会开着自己的车驶过北京长安街，驶过天安门前？而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在我21岁的女儿眼里，已经变成了《天方夜谭》，每当我说起那些事情的时候，她都会瞪着眼睛说：“是吗？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我在48岁的时候认真地回忆起我16岁前的生活和我的伙伴、我的邻居、我的亲人时，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命运，竟然是那样的与时代密不可分。我们虽然没有可歌可泣的建树，没有造就出惊天动地的历史，但是，无可否认，我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跟着时代出生、长大、变老，我们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于是我对母亲说，我来写吧，我会把你说的有些事情都写下来。

就这样，我开始写这本书。

杨琳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目 录

题记	001
第一章 我们的小镇	001
第二章 老街上的人家	021
罗婆婆和她的家人	023
毛妹一家	030
下街头的邻居们	033
吴老板和易老板	037
石成婆婆	041
洋地主一家	043
上街头的邻居们	047
第三章 我的家人	055
外婆和舅舅	057
父亲母亲	069
姨爷	087
外公	093
第四章 我们的方言	095
第五章 小镇上的田园生活	103
衣食住行	105
婚丧嫁娶	137

第六章 我们的节日.....	147
清明.....	149
端午.....	153
中秋.....	161
过年.....	166
第七章 我们的童年.....	183
第八章 我们的学校.....	207
第九章 我们的青春期.....	239
后记.....	259



我们的小镇

第一章

七十年代的小镇
DI SHI NIAN DAI DE
XIAO ZHEN

我从小生活的小镇叫古港，行政区域属于湖南省浏阳县。浏阳人将环抱着县城的整个县域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俗称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古港属于东乡。

浏阳河的主要干流大溪河从东边穿山越岭而来，在这里弯了一个大湾，向西南方向流去，山水田畴之间，造就了一派自然天成的旖旎风光，也为文人墨客留下了吟诵的好材料，所以镇志上便有了古港狮山八景之说：“仙洲风月、灵坛烟雨、江村渔火、山寺钟声、天岩霁雪、花坞斜阳、古港归帆、响石流泉。”

大溪河与另一条支流小溪河在双江口交汇后向浏阳县城流去，从这里开始，这条河便叫做浏阳河了，一直流入湘江。大溪河是浏阳河的上游河道，从长沙过来到浏阳，再到古港以东的东乡各地，相对于窄小崎岖的陆路而言，水运交通要更为便利，因此，这里就成了湘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码头，一个古老的商埠港口，故得名“古港”。据镇志记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七百年前的东吴时期。在三国东吴的赤乌年间，古港苏楼便是各路商人云集之所，逢年过节，热闹非凡，是湘东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大溪河与小溪河，在丘丘壑壑的蜿蜒之间，为东乡这片土地造出了无数个美丽肥沃的小平原，在一辈又一辈人的开垦和耕耘之下，平原变成了良田，河岸两旁，便是连绵不断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个个丰饶的田垌。我们的小镇，就在大溪河最大的一个湾上，矗立在群山环抱的田垌之间，其上有沃土良田、桑竹流水、商埠人家，是一个富庶而美丽的鱼米之乡。

后来，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水运渐渐衰落，古港作为“港”的功能也逐渐被“镇”所取代了，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渐渐与“港”脱离了关系。由于大溪河离镇子相对较远，水流湍急，河面宽阔，家长们平常也是绝对禁止小孩子往那里跑的，夏天若有谁偷偷跑到大河里去游泳，只要被家长发现了，都免不了一顿好打。即便是这样，这条河里每年都还是会淹死几个游泳的人。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倒是一条紧挨着小镇流过的小河，小河没有名字，是大溪河的支流，平常我们管大溪河叫大河，这条河就自然地被称为小河了。小河并不宽，宽的地方三四米，窄的地方一步就能跳过去；河水也是有深有浅，深的地方一人多高，浅的地方就到腿肚子处。老街上的居民，每天都要往小河里跑好几趟。特别是一到天气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挑着被褥铺盖、锅盆饭甑到小河的码头上洗。当然这个码头并不是行船的码头，而是洗衣挑水的生活码头，它建在靠近南市街的一段河面上，呈一个刀把形，上下砌了两层青石板和一個宽阔的水泥平台，方便人们在水位下降和上涨的时候分别使用。上游挑水洗菜，中游洗衣，下游杀鸡宰鸭，最下面刷鞋洗尿桶。平台的岸上，是一户蔡姓人家的大菜园子，周围是密实的树篱，一棵古樟树从里面伸出来，将码头盖了个严严实实，也为洗衣的人们带来了一片阴凉。他们家的菜园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结出来的柚子比街上买的任何柚子都好吃，所以，每到中秋节的前几天，街上的人家就会跑到他家去买柚子，现买现打，看中哪个就用竹竿把哪个柚子打下来。

听母亲说，这个码头还是外婆在搞社教那年，领着老街上的居民们一起修建的。那时候，外婆是居民队里不拿工资的居民大组长。

夏日的傍晚，是小河一天里最热闹的时段，人们会一桶一桶地挑着全家换下来的衣服到码头上洗。街上的细伢子细妹子们得到家长的恩准，借着洗冷水澡的名义泡在水里划水打水仗。而劳作了一天的水牛，也会被主人牵过来，舒舒服服地趴在下游的浅水湾里，洗一个凉快的冷水澡。

过去没有洗衣机，洗衣服的工作全部由家里的主妇和女孩子们来承担，加上天气热、人口多，所以每家每天换下来的衣服都是一担一担的，工作量极大。为了省力，人们发明了一种木制的洗衣槌，我们叫做播槌，小镇上的居民，世代都用这种播槌来捶洗衣服。大家来到河边，先把所有的衣服都倒在石板上，放到水里打湿，然后再一件件打上肥皂，用刷子“刷刷刷”地刷一遍，最后就挥动播槌，捶几下、一拧，放到水

里漂一下、再捶几下，再一拧、再漂一下，反复几次，一堆衣服，就干干净净地回到桶里去了。过去那些棉质和麻质的夏布衣服，非常适合用这种槌子来捶打。“万户捣衣声”，这一诗句，用在小镇傍晚的码头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唧唧的捣衣声，孩子们的嬉闹声，老牛的哞哞声和哗哗的流水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道风景里，有小镇人勤劳的汗水、乐观的心境和满足的生活。

当然此地既然是港口，就一定会有船和跑船的人，只是他们并不在小镇上居住，毛妹说，他们住在船上。这让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因为那时候我见过和坐过的唯一的船就是去大河对岸仙洲的摆渡船，那上面没有床也没有灶，甚至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坐船的人都是站着的，这样的船怎么住人呢？我问毛妹，她说她也不晓得是怎么住的，但是她肯定他们就是住在船上的。毛妹比我大一岁，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她爸爸熊国治，经常东南西北四乡跑，给人家做油漆，所以，在我们小镇上，他算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她们家的厅屋里，经常会有陌生人坐在那里，跟她爸爸、公公和老公公聊一些天南海北的奇闻趣事。

不过这些住在船上的人，我们偶尔却可以见到。因为逢年过节，他们就会从南市街过来，经过我们家门口，到新街上去采买东西。只要他们一来，毛妹就会跑到我们家来喊我，我们两个人就会站在屋檐下，背靠着墙，静静地看着他们走过去。这些人一看就跟我们不一样，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总有一点掩盖不住的野性和风霜，他们的脸是红色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一个大妹子，肤色很深，像小麦一样，很光滑，个子高高的瘦瘦的，留着两根长辫子。每次他们走过，我都会用眼睛去找她，而她好像也特别喜欢上街，因为我每次都能从人群里找到她。后来我在镇上的电影院看《叶塞尼亚》的时候，一看到里面的吉卜赛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她，她那健康漂亮的样子，还真有点叶塞尼亚的影子。当然，每次他们走过的时候，我担心得最多的还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里面会不会有劲大？毛妹也很担心，但是等他们走过以后，她又会肯定地说没有。因为在她的想象里，劲大一定会有两个人那么高，两个

人那么壮。这样的人要是出来的话，肯定全镇的人都会知道的。确实，劲大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了。不管谁家的小孩子哭，只要家长一说：“劲大来了！”小孩就吓得不敢出声了。我也一样，母亲每次提到劲大，我都噤若寒蝉，无论有多么不愿意，都会乖乖地任母亲去摆布。

劲大到底是何许人，一直到我长大了离开小镇时都没太搞清楚，就知道他是个撑船的，力大无比，一只手就能将一个人举起来。关于他的传奇，还不仅仅在于他的力大，而是相传他还会讲日本话，年轻的时候曾在日本留过学。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却常常会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直到后来看到一篇《奇人敬大》的文章，才发现，原来我和我们那些住在老街上的人，对于劲大的了解和认识，是多么模糊而粗浅，他真名叫“敬大”而非我以为的“劲大”，真正留学过日本的是他的父亲罗介夫而并非他本人，镇上的人只知道拿他的名字来吓唬小孩子，却不知道他原来竟是一个那么值得尊敬的具有侠肝义胆之人。为了真实地还原这个人物，我将他的堂弟罗昭信在镇志里写的这篇《奇人敬大》抄录如下：

一介平民，其姓字声闻全浏者，莫过于我堂兄敬大。敬大，以兄弟排行居首，故曰大。堂兄之父罗介夫，系民国时代中央监察委员，为了清算湖南省主席何健之贪污帐，事未竟，即被何暗刺。邑人茶余饭后，好谈吾兄之出众技能。此中且不乏添枝加叶，真真假假，越传越玄。久之，敬大竟成传奇中人物。外地人来此亦必打听“贵地有个罗敬大么？”

兄生于1914年，少年时代，随父寓居京沪，读书勤奋，英语娴熟，且会两种英国方言，日语也可粗通，乡间以为兄曾留学欧美，实则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商科。

堂兄酷爱体育活动，擅长篮球、游泳与拳术。兄系光华大学校篮球队队长，率队南征北战，上海滩上所向披靡，善跳水，姿势优美，能远游，曾自长沙大西门下水，逐湘江波涛四十余里至洋油池